

風暴來了

王以平著

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目 錄

風暴來了	1
青娥	9
鄉長	19
方素玉	26
火熱的心	36
鄉村大路	43
長八爺	53

風暴來了

—

傍晚，航運管理站的信號燈掛出來了。朱紅色的、銀灰色的燈在一條綫上排列着。這是風訊，它預告五級至七級的風暴快要起了。

天空擠着鉛塊似的沉重的雲，水面上閃着昏暗的光。河水暫時的平靜，也好像說：風暴來了。

河岸，防汛搶險指揮部面前，輪船、汽船在完成了幾天來緊張的運輸任務之後，安然地碇泊着，機艙里靜悄悄的。幾十只高桅杆的木船，也靜靜地睡着。

上了年紀的劉大副站在“恒升”號汽船的船頭，眨着疲倦的眼睛，揮動着手臂，喊着：“小杜，到岸上去釘個大樁，用大纜子吊上！”他已經整整3個通宵沒有挨過床沿了。

小杜和幾個青年船員，火速地跑上岸去，滿頭大汗地打着樁子，劉大副用力扳動着絞盤，鐵錨就骨碌碌地向河底沉下去。

.....

風暴來了，河水驟然變了臉色，浪花翻騰，風在刺耳地呼嘯。

河中間不知是誰駕着一隻“雙飛燕”的小划子，像射箭

一样的朝指揮部蕩來。靠岸了，一个年輕的矮胖胖的姑娘从划子里跳上來，匆匆忙忙地向防汛搶險指揮部走去。

指揮部的辦公室，設在街尾堤上的一間矮茅屋里。这时，一个身材魁偉的中年人走了出來，手腕上挟着一件雨衣。另外还有一个年輕人，挟着皮包跟在后边。

一个姑娘劈面攔住了那个中年人。气喘吁吁地問：

“同志，霍指揮在嗎？我有緊要事！”

那中年人停住了脚步，用驚异的眼光打量她：这小姑娘臉上紅噴噴的，褲脚高高卷起，衣服完全湿透了，不知道是汗湿的还是浪花濺湿的。看來，这小姑娘确实有什么要緊事，就說：

“我就是。有什么事？你說吧。”

那小姑娘难为情地笑了一笑，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說：

“我叫唐丽霞，是这个鄉的小学教員。大众垸的安全台被風浪打崩了一个角，危險極了……”

霍指揮馬上打断了她的話，問她：

“台子上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一千多人。”唐丽霞回答。

霍指揮蹙了一下眉头，連忙吩咐那个挟着皮包的秘書：“找李科長派輪船去，拖帶木船，連夜把灾民救出來。”

秘書把李科長找來了，只向唐丽霞交代了一声，就同霍指揮匆匆地搭上一艘小汽艇走了。

唐丽霞問李科長：“这么晚了，霍指揮还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李科長淡淡地說：“七星垸出險了，要連夜搶險。”

唐丽霞“啊”了一声，心想：这么晚了，霍指揮还要到

那么風險的地方去！

二

不一会，李科長和唐丽霞來到了“恒升”号。刘大副和領航員周定國都在，很多船員工人也圍攏來，探听又有什么新任务。

原來，大众垸是湖中心的一个垸子，地勢最低，过去总是十年九潰，这几年來，大堤加高培厚了，但是經不起这百年未見的洪水，前天夜里，大堤潰了口。灾民都上了安全台，——在垸子中間修起的大土台子，如今，眼看風暴起了，安全台也有完全崩掉的危險，不馬上去抢救是不行了。可是，到垸子中間，大輪船不能去（那潰口很窄，水流得挺凶），只好調汽船。当时泊在港口的汽船，就只有私营民恒公司的这艘“恒升”号。

刘大副習慣地沉默着，他在“恒升”号工作了20年，从來沒有权力决定什么事，凡事还要由領航員周定國作主。原來这“恒升”号不比國营公司的船只，一直还保留了領航員的制度。周定國，名义上是公司的職員，实际上是一个股东。他是經理的姨表兄弟，如今，汽船开与不开，就看他如何表示态度了。

在微弱的油灯光下，別人可以看出周定國的臉色是不大舒展的。在他看來，仿佛只有李科長一人在場，用奉承的口气說：“李科長，我們响应政府的号召，下來了当然要听候指揮部調撥，有光荣的任务决不推辞，哪有不关心灾民的。不过，这样大的風浪，也不能不考慮安全問題。船出了事，人也救不出來呵！”

唐麗霞看見周定國那副冷淡的樣子，早就窩不住火了，听了這話，馬上搶白他說：“你這個人，開口響應號召，閉口響應號召，開口安全，閉口安全，還不是裝樣子！歸根到底是怕壞了你這條船。”

周定國臉上一紅，但并不生氣，他好像不屑于同這個小姑娘辯駁似的，照樣輕言細語地朝着李科長說話：“李科長，你是領導，自然明白，我們考慮的是船的安全，也是人的安全，我當領航員，不能不負責任！”

李科長鎮靜地說：“老周，你的顧慮我知道！船的安全要考慮，但是1000多人的生命就可以丟開不管嗎？老實說我們也不是才開始搞河運工作的，汽船在內河里，碰上個五六級風，也出不了什麼事故，你說是不是？”他瞧了瞧劉大副：“劉大副，你說呢，有沒有把握把災民救出來？”

劉大副已經沉默了半天，他一邊听他們滔滔不休地爭論，一邊望着那遙遠的半明不滅的燈火。風在呼嘯，洞庭湖的浪，一個接一個地沖擊過來，拍打着船舷。這時聽見李科長問他，就沖口說了一句：“可以去！”

周定國驚訝地望着劉大副，帶着責難的口氣說：“老劉，你負得起這個責嗎？明知勞而無益，又何必冒這個險呢？”

劉大副望了望周定國，頓時湧起了一陣卑視與憤怒的心情，周定國的話使他想起了解放前堤務局的那一班官員們，他們和周定國竟這樣相像，往年，垸子潰了，這些官員們擄走了災民的最后一些財產，糧食，听到災民的哭聲，也不聞不問，自己却安然地躺在輪船上，喝酒，掙麻將。

周定國就是這一路人，劉大副本來想狠狠地搶白他几句，但又不願跟他糾纏，就穩重地說：“我們是來搶救災民

的呀!”

周定國仿佛沒聽見，木然地望着灰色的夜空。

这时，國營輪船公司的“湖勝”、“新華”等大輪都突突地离开了港口，拖着白木、皮槳、竹子……向另一險堤快車航行。

周定國还在冷淡地搖搖頭。

刘大副看見周定國还不肯松口，心里憋得难受極了，就催着他：“老周，开船吧！你曉得这是緊急任务。”周定國还是搖頭。

这时風暴更緊了，浪也越來越大了。汽船虽然泊在岸边，也止不住的左右晃动。

李科長也急了，馬上轉換了一个方式，向所有的船員工人号召着：“同志們，大家到洞庭湖來，就是为了搶救千万人民的生命財產，在困难面前，我們能退縮嗎？”頓時，滿船騷动了，叫喊起來了。周定國不耐煩地說：“好，發揚民主吧，是不是都願意开船？”他的話沒落音，全船工人一齐吼着：“去！我們坚决去！”刘大副更是斬釘截鉄地保證：“放心，决不会出險。我們一定要把安全台上的1000多人救出來！”

周定國知道拗不过众人，就冷冷地說了一声：“开吧！”最后又补充一句：“你們可要負責，我警告过你們的！”

誰也不理他，頓時，机艙里喧鬧起來了。十几只扎好帮子的木船，緊緊地拖在后面；駕駛室里，刘大副站在方向盤前；汽笛尖叫了兩声，“恒升”号駛出了港口。

李科長望着刘大副那疲倦的眼睛，問他：“身体能支持嗎？”刘大副映着眼睛說：“風暴把瞌睡趕跑了！”兩人相对哈

哈地笑了。

唐丽霞已靠着船边的铁栏，滔滔地叙述安全台的情况：

“安全台也不安全了，水漲得真厉害，这样久不退，快到百歲的人也沒有见过这样大的水呀！安全台是去年堆的，沒有打过碇，風浪大了就經不起……”

李科長“嗯嗯”地应着。周定國不高兴地看着他們，他滿肚子冒火，又不好發洩，只得孤單單地在艙板上斜斜躺着，拚命地抽烟。

汽船駛近了堤垸潰口的地方，刘大副猛然想起一件事，向唐丽霞說：“女同志，應該在倒口上燒堆火，不然摸不到出路。”唐丽霞应了一声，就拿着喇叭筒向岸上喊着：“在——口——子——上——燒——堆火，听見了沒有？”

岸上傳來了微弱的回声：“知道了。”

接着，就看見一兩点火光，慢慢地燃成了熊熊的大火，几十支手电筒的光在夜空里交織着，有的故意一搖一閃地当作信号。

到了安全台，十几只木船攏了岸，岸上，1 000多人排成了長長的隊伍，人們一个挨一个上了木船。

三

汽船嗒嗒地开动了。刘大副沉靜地握緊了方向盤。后面艙板上，周定國沒有發牢騷了，也沒有抽烟，正在孤独地、但又貌似安閑地發愁。

湖水迎面流來，大風又偏偏給它助力，波浪拚命撞击着船头。內燃机吼叫着，沒有冲出去，船身打橫了。猛的，船不动了。刘大副拚命地轉动着方向盤，汽船还是沒有前

進一點，他拉了幾下鈴子，馬力開足了，還是一點不動，這時，小杜尖着嗓子喊：“壞了，一定是擱淺了。”

“不是機器的毛病吧？”劉大副問。

“機器開得很穩，沒有毛病！”

劉大副看見事情緊急，拚命地拉着出險的“喂子”尖厲的嘯聲，在湖上的夜空裡迴旋。這時李科長也急得滿頭大汗，他拉着劉大副說：“劉大副，應該趕緊自己想办法，在這帶是找不到可以支援的船只的。”劉大副停止了拉“喂子”，就跑到後艙來。

周定國給汽笛聲吵醒了，連聲叫嚷：“該死！該死！講了不能來，硬要鬪蠻！”接着還在哇哩哇啦罵着。小杜沖了他一下：“你罵什麼？”周定國跳下來，又碍手碍腳，人們撞了他几下，他又回到原地坐着，嘴里還在罵，但是沒有誰理會他，他自己也覺得是一個完全多余的人。

李科長在同樣環境裡航行過幾次，有這個經驗，就問大副：“是不是螺旋槳的毛病？”一語提醒了劉大副，他一邊準備下水檢查，一邊吩咐大車馬上停車。他自己憑着水里本事，第一個把衣服脫光，小杜也火速地脫光了，兩個人腰上纏上粗布，用繩子系着，船員們牽住繩子，李科長擔心地問：“劉大副，你能去嗎？換個人吧？”劉大副說：“莫欺量我老了，在水里头還搞得贏幾個人。”說着，和小杜双双跳進翻滾的浪濤里去。

人們擔心地望着水面，汽船上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。周定國這時不再罵了，却安靜地躺着，頭上頂住一個嶄新的救生圈，兩手反過去牢牢抓住，生怕它跑了似的。

半晌，劉大副和小杜抓住船沿，縱身跳了上來。小杜

沉不住气，一上來就罵：“真碰它的鬼了，車叶子上尽是稻草！”众人担心地問：“搞好了嗎？”刘大副点了点头：“好了，開車吧！”說着，徑直往駕駛室走，也沒有擦干身子，只用毛毯一裹，拉动了兩下開車鈴子，好像說：“開快車！”

引擎轟轟地滾动了，螺旋槳撥动水花翻騰。兩声清脆的“喂子”压倒了狂風的呼嘯。后面木船上也傳來了欢愉的呼聲。

李科長問：“能开出倒口嗎？”刘大副点点头：“沒有什么困难了。”鈴子又响着，小杜在后艙里开足了馬力，汽船像一头凶猛好斗的水牛，拚出一身力气，向倒口冲了出去。出了倒口，稍許背了風，水面又窄了，船开得很穩。前面，指揮部的紅色信号灯發出了閃閃的光輝，后面木船上的油灯也分外明亮。唐丽霞压不住喜悅，向后面喊着：“同志們！我們勝利了。”李科長沉靜地坐在刘大副旁边，吸燃了一支香烟，刘大副輕輕地說：“老李，給我一支！”他一面握緊舵盤，一面大口大口地吞吐着烟霧。

1954年7月，洞庭湖畔

青 娥

过了立秋，又是热死人的“秋老虎”，太陽一出來就像一团火，連地皮都烤得开了坼。

喜貴赶着他那条大水牯，一路罵回黃泥坡來；水牯热得呼嗤呼嗤地出气，緩慢地移动四只大蹄子。喜貴越來越煩，恨不得狠狠地抽它几条子。

互助組長甘二爹問他：“如何？驗上了嗎？”

喜貴無法掩飾心里的煩躁，也不想多講，只懶懶地說：“沒有。”

甘二爹早就看穿了喜貴的心事，为了賣牛的事，也不曉得勸了他好多次，今天本想好好开導他几句，看見他那副吃生米子的神气，又只好把話岔开，說：“这样‘秋老虎’天气开荒，看样子白天只好歇工了，今夜里月光，我們就夜里來吧！”然后又囑咐喜貴說：“下午开个会，把互助組的生產自救計劃訂出來。区上老龔也來了，你送了牛回去就來吧！”

喜貴半認真半賭气地說：“生產自救呀！我想賣牛政府又不收！一点法子都沒有！”

回到了牛身上，甘二爹就乘勢說：“政府不收牛，我看也有道理，俗話講，作田要牛，炒菜要油，耕牛就是我們的本錢嘛！政府也要考慮我們明年春上的事咯！”

喜貴正是滿心不痛快，甘二爹說的這些大道理，他聽起來更不順耳，就說：“為難羅，二爹，我們從湖區轉移到山區來，人生地不熟，養牛也養不起，一沒草喂，二沒人看，你們還好些，我屋里連個看牛伢子都沒有。”

甘二爹說：“慢慢來嘛，我們組里大小牛也有十多條，合起來派一個半勞動力喂就行嘛，如今也要學人家社里的搞法。”

一提起人家社里，喜貴馬上閃過一個念頭，就毫不遮瞞地說：“二爹，我也不喜歡當面鼓，背面鑼，有話就當面坦白坦白，生活路子全靠自己尋，我賣牛有賣牛的主意。”

二爹心想：喜貴心里還有蠻多鬼明堂呢，他對生產自救懶心懶意，大約又有点擔心建社後牛要折價歸公，生怕大家虧他，因此打算撈一筆現錢到手再說。想到這里，就暗中點破一句說：“喜貴子，我也是講直話的，一句話歸總：跟着互助組走沒得錯的。你說是不是？”說着又叮實他等下就來開會。然後，朝山坡後面走去。

喜貴一肚子火氣正沒有地方出，聽到甘二爹又提起什麼互助組，就冷笑了一聲：“哼！如今水漲坑潰，還不是火燒靈官廟，各散五方，再搞互助組又有什麼辦法！”說着就在牛屁股上抽了一鞭子。水牯受了驚，撒開蹄子亂蹶。

喜貴沒有去開會，托別人帶了個口信，向甘二爹請假，只說日里受了熱，夜里不能來開荒。

喜貴的妻子叫青娥，這兩年來，一直當着婦女小組長，在村里是個積極分子。

吃過夜飯，青娥哄着毛伢子困了，正在洗刷鍋盆碗盞，

喜貴給水牯添了兩捆草，回來又找青娥埋三怨四地扯起賣牛的事。丈夫打潰了垅子起总是天天講賣牛，甘二爹和老龔不曉得講過好多次，他就是不肯听。今天看見他又在罵天罵地，忍不住要頂他兩句了，就說：“你总怪政府，政府还虧了你？把我們从災區轉移過來，百事都照顧了。你还多唇多舌，讓左鄰右舍听了，还講你对政府这样沒有認識。”

喜貴气得青筋都暴出來了，半晌，冷笑着說：“嘿！你又充積極分子，我怕还要在你面前受訓呢！”

青娥一听，也弄得滿面通紅，說：“積極分子还不好？人人都像你：政府不收牛，你偏要賣！还怪政府。政府对災民还要如何照顧？解放以前潰了垅子，不淹死也要拖死，你想，街上那些老板还不卡死你？今年看，政府把猪崽子都收了……”

喜貴越听越煩，連忙插断她的話說：“我的親娘老子哎！你莫吵好吧！硬要气死我！”这时他压住了火气，他确实不敢發脾气，生怕吵起給山里人曉得了，一來自己理虧；二來还說一个男子漢被老婆制服住了，也实在太不体面。听见她提起賣猪的事，就問她：“賣猪的錢还有好多？”

“在箱子里，哪个动了你的！”青娥說。

喜貴打开箱子，把一卷票子数了一数：12元！他吃了一驚，起先，还以为自己数錯了，再数了一道，硬是12元，他嘆了一口气說：“只剩12元了，几天就去了这么一長截！”

青娥也有些气，就說：“哪个多用了一个錢！過來十多天了，買米買菜……你自己五心不定天天往外边跑，連塊菜土都不挖，互助組墾开荒，你只做半只工。还不發狠搞

生產，吃了這12元，我看你掛起鼎鍋當鐘打！”

喜貴苦痛地皺着眉毛，臉上死板板的，心里像滾油一樣。

夜里，月亮又白又圓，青娥和毛伢子睡得正甜，打着輕輕的鼾聲。喜貴心里有事，總不得落眼，一夜翻床滾席。心想：“12元，廿二老倌還想邀我制漁網，我又不會打魚，還不是光起眼珠子吃虧。”

這時候，他忽然看見陳四老板（人家喊他陳四勾子）的影子，向他笑嘻嘻地走來，好像商量合伙做魚生意的事。陳四老板的聲音還在耳朵里響着：“今年搞魚的多，水漲魚厚，包你一本萬利！”他想：合作社不收嗎？好像又是陳四老板的聲音：“做生意靠內行，有我還怕搞不贏合作社？”喜貴鬆了一口氣，頓時，好像看見陳勝記魚行門口的人川流不息，棧房里銀色的白魚，金色的鯉魚，張開大咀的鱖魚在活蹦亂跳，陳四老板的金牙齒閃閃發光，一副招財進寶的福相……

想到這裡，他愉快地笑了，兩手一攤，觸動了青娥清涼的手臂，他“唉”了一聲：“積極分子呀！你到底是婦道人家，肚子里就少了個算盤，開荒挖土搞得出什麼乾坤！還要烤太陽，沾露水……”

忽然他又回到12塊錢上面來，咀里輕輕地咒罵着：“該死的，只有12元了，來一股還差40元，牛又賣不掉！”

他打算明天去找陳四老板想辦法。

丟了早飯碗，喜貴就戴着筲笠打算出門。青娥問他：

“又到哪里去？”喜貴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：“有事！”

“晚上要开荒，你日里何不多睡一觉，又跑什么？”

“你有心思你去开，我有事！”喜貴态度很硬地說。

“你帶毛伢子罗，我就开！你……”

喜貴不等她說完，像避开仇人一样就走了。青娥怔了一陣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失魂落魄的做什么哟？”

“喜貴！喜貴！”是甘二爹在外边喊。

“甘二爹嘛，喜貴才出去，您進來坐嘛。”

甘二爹笑臉常开，总是那副和气像，听說喜貴出去了，就坐下来談起互助組搞副業的事，青娥忙着要把那12元拿出来，甘二爹連忙阻止她說：“还是等喜貴回來商量行事。”接着又輕輕地說：“听开富講，喜貴打算退組，不曉得又出了什么門坎呢！”

青娥吃了一驚說：“退組？你同老龔講得几清楚哟！我們垅子垮了，互助組不会垮，社会主义不会垮呀！不是說秋后还要轉社？”

“是呀！我劝过他好几次，还没有摸清他的底呢！”

青娥着急地說：“二爹，你是領導人，他天天神不守舍，开荒是三心兩意，我也劝不过他。今夜里我來开荒。往后他过他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陽关道！”

二爹沉靜地說：“你？也好么！現在正在發勁妇女生產自救，你应当帶个头，毛伢子找个人帶，就沒困难了。至于喜貴，你要多打通打通，你們和順夫妻，好日子还長呢！”說着，告辞了回去。

太陽落水的时分，喜貴連个影子也沒見回來，青娥眼睛都望穿了，煩躁地念着：“又不是三歲搭兩歲，这样晏都

不回!”

房屋主人董老婆婆过來說：“青姑娘，你要去开夜土嘛？毛毛給我帶就是！”青娥感激地道謝，說：“啊！还难为你老人家，我們住在这里也太麻煩你老了。等他爹回來看看。”

董老婆婆帶着責备的眼光笑了笑，說：“你看，你这妹子就像外人一样，誰還沒个三灾兩难，过來了就是一家入嘛！”青娥連連稱謝，覺得心里有一股甜味，暗想：“莫不是早晨跟廿二爹談的她都听到了？”她覺得董老婆婆就像自己的親婆婆一样地親熱。

天煞黑了，喜貴跨進房門，只見屋子里冷冷清清，連喊几声青娥也不聽見回声，心里好生奇怪。董老婆婆連忙接應說：“回來了嗎！青姑娘看得你跑累了，她自己开夜土去了。鍋里还热得有飯菜，你吃吧！”喜貴問：“毛伢子呢？”董老婆婆說：“在我媳婦那里。伢子真乖，一点也不怯生。”喜貴道了一声謝，就揭开鍋蓋一看，还有小半鍋子高粱米拌飯，一条煎咸魚尾巴，又香又热，頓時快活了一陣。打早晨出門，一粒米都沒進肚子，餓得快要吐清水啦。

夜里，还是团圓月，喜貴听得后面山坡上有个快活的嗓音打起了山歌，还有女人的尖細的嗓音。喜貴冷笑了一声：“挖荒茅土还这样快活呵！”他覺得今夜里只有自己才快活，他办妥了一件事，無牽無挂了，連毛伢子也不抱回來，打开箱子把12塊錢往荷包里一塞，就扯伸脚睡覺了。

第二天，喜貴照旧是吃过早飯就有事一样，牽着水牯就走。青娥看見他那副快活的臉色，就喊住他：“牽牛到哪里？”

喜貴边走边回答：“寄到山塘坳老表屋里去！”

过了几天，喜貴呢，总是早出晚归，渐渐地，一天比一天不痛快起来，而且眉毛总是皱起的。青娥同他讲话的时候，他总是支支吾吾地回答。青娥呢，每天晚上照例做夜工，互助组里的妇女参加生产的越来越多了，青娥当上了妇女生产小组长，还和男人竞赛呢。人家笑他们两夫妻一个管阳，一个管阴，喜貴回来，青娥就去开夜土，青娥回来，喜貴就出了门，两个人总碰不到一块。

过了五六天吧，那天晚上碰巧来了一阵狂风暴雨，青娥没去开荒，打算同喜貴谈一谈。组员开富又来找青娥开会，青娥使个眼色，意思是想叫喜貴去。开富那后生子也不忌諱，却說：“哎，喜貴嫂子，如今组里少了你还行？还是你去吧！”青娥没法，就只好同开富走了。喜貴心里蛮不高兴，嘆了一口气，就往铺上一倒。

会开到快半夜才散。青娥回来了，喜貴装睡着了，青娥没惊醒他，打开箱子一看，12元不见了，心里吃了一惊：“钱呢？”喜貴仍然不动声色，青娥扳动他的肩膀问：“睡了一觉吗？”喜貴拨开她的手，又睡了。青娥挨着他躺下，关心地问他：“你不舒服吗？怎么总是愁眉苦脸？”喜貴恶声恶气地回答：“溃了垅子还乐什么？”青娥笑了笑說：“看我们组里的组员，哪里不快活。”喜貴冷笑道：“我哪里比得上人家！人家是麒麟，我是老鼠子！”青娥晓得他话里有刺，就笑着说：“你莫煩！我跟你谈正经事，掉过脸来罗！”喜貴本来一肚子气，看见青娥柔声下气的，火气就矮了半截。

青娥谈了组里开荒如何长短、搞副业如何长短，昨夜里一下网就打了百多斤鱼，出了资金，出了劳力的都分了钱……喜貴暗暗羡慕起来，接着青娥又说：“你那天不把